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，网名“荷叶”，年过四旬，其貌不扬，心很善良，曾做过超市售货员，现为社区工作人员，“刘哥”的老婆，“胖子”的妈妈。下班之余，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麻，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，经她娓娓道来，则令人捧腹，会心一笑。



翻箱倒柜

我有个好朋友叫小羊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不错。我刚结婚那阵，她来德阳找工作，住在我家。有一天晚上，刘哥小声告状说：“今天我下班回家，看见小羊在翻我们衣柜。”

“她翻嘛就等她翻嘛，反正你球钱没有，怕啥子？”

我一个人，一向护短，不容许别人说我朋友的坏话，哪怕这个别人是刘哥。

刘哥继续小声说：“她拿了我们的好多毛巾。”刘哥在黑暗中比划着说：“拿了那么厚一叠。”从刘哥的比划中，我看出来了，如果那叠毛巾有20张的话，小羊拿走了15张。我在心里暗骂小羊贪心，拿一半就可以了嘛，整走我多半。

但是，我嘴上却说：“拿走了就算了嘛，等二天我发工资给你买那么多。毛巾又不是黄金，你紧张啥子？反正你又不爱洗脸，有一张就可以了。”

夏天，我和刘哥去小羊家里耍，看见了我家的毛巾晾在她家压水井那里的绳子上。我对小羊说：“这个毛巾是我们家的。”说这样的话，并不是想要回毛巾，只是想友情提示她，她的行为不好。

小羊笑，仗势我没有抓到她的现行，理直气壮的反驳我：“开什么玩笑？啥子毛巾是你们家的？难道我们这里的集上就没有卖的？”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。

我指着白色毛巾上的红色五星和一连数字问：“这是刘哥在西藏当兵时部队上发的，毛巾上有他们连队的编号，你当过兵吗？和刘哥是战友吗？我咋个不晓得呢？”

她笑了，见了棺材也不掉泪，还反咬我一口说：“哎呀，拿你两条毛巾有啥子嘛？小气。”

是的，我不能太小气，因为小羊就不小气，其实她这个人很好的，最起码她很喜欢我家胖子。前几年，

他们一家人去海南开旅馆，生意爆好，她经常给胖子买东西，买了不少，胖子从小到大，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的衣服、冬天的袜子、夏天的裙子、冬天的棉靴、夏天的凉鞋、上学的书包，全部都给胖子买好寄过来。

这次疫情，她的生意大受影响，大不如从前。那天她打电话给我吐槽说现在没有营业，没有收入，租房房贷车贷学费，压力大，恼火啊！

她的儿子已经结婚成家，有一对双胞胎孙儿，三岁多，这段时间，旅馆没有生意，她在家带孙儿。

大忙我帮不到，我说：“欢迎你们到我这里来耍，我供你们生活。”

她答应考虑一下哈。

晚上，我告诉刘哥我邀请小羊一家过来耍，可能是小羊带两个小娃娃过来。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做生意，正好有时间。

刘哥说：“好啊，欢迎他们来耍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他们来了，家里住不下就住胖子那边去。”

胖子不干说：“哎呀，他们就住你们那边嘛，如果住我那边，那两个小娃娃把家里的东西到处翻，到处丢，我天天难得收拾。”

我说：“胖子，不要这样哈，小羊阿姨对你那么好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胖子说：“没有，怎么会忘呢？我只是担心两个小娃娃把我的书到处拿，到处放，我上班没有时间收拾嘛。”

我保证说：“不会，喊小羊阿姨把小娃娃看到，不让到处翻就行了。”

刘哥在一边贼笑，说：“喊小羊看到？她带头翻还差不多，她带着两个小娃娃翻，小娃娃够不到的，她帮忙翻箱倒柜，一定会把家里给你翻个底朝天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关系，由她们喜欢，只要她们高兴就好，翻就翻。一晃都好多年没有见面了，上次她来，我们还没有胖子，现在她都当奶奶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”

撬盘子

□朱文建

一回撬盘子的事。一个朋友托他帮忙找房子，因为走中介要给一笔不小的中介费，找他帮忙就省了一笔。何况老憨还是有点吃得开的，一提起憨扎劲的名号哪个不晓得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，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。老憨很快就找到了一套巴适的房子，给房东说好，不要再租给哪个了哈，这个房子我要了！房东也答应得丁丁然：“要得，你放心嘛。”害怕不稳当，老憨还给了200块的定金。

等到朋友说要搬过来的时候，这下才黄了，房东打电话给他说不不好意思，房子租给另一个人了，就麻烦他重新去找一下房子。为了要老憨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房东还说那个人先说了的，过了这么久，以为人家不要了，所以才租给他的。老憨当场就咆哮起来：“你娃也太不落教了嘛，说得好好好的，定金我都给了，你又租给人家，我咋个给朋友交待嘛！”房东说，他也没办法。还说定金退给他，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，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，喜欢读书，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估谳

冬夜，窗外寒风呼呼，瑞雪飘飘。刚刚吃过简单的晚饭，钻被窝睡觉早了点，一家大小围着灶炕一边烤火，一边听父亲讲故事。母亲心痛小孩，在柴灰里埋几只红苕、洋芋，准备烤熟后给孩子补充营养。才埋入柴灰几分钟，小孩就急匆匆地催促：好了，我gū'án好了。父亲掌握着火钳，中断正在讲的故事，一边往火里加柴，一边学着孩子的口气，慢悠悠地戏谑：早得很，我gū'án还早得很。

克非《春潮急》十三，“一些做活路的富裕农民”听到李让“广播党支部号召全体农民向林方成互助组学习的决议”后，互相打听、讨论：“说不定村里要发生点变化……”“啥变化？”“我估谳这回办农业社，他们会像土改时那样，把一些穷主儿扶起来当顶梁柱。”文里的“估谳”，应该就是方言里的gū'án。

估，是形声字，从人，古声，本指物价。《康熙字典》说：“估《广韵》公户切，《集韵》果五切，《正韵》公土切，音古，市税。又论物货也。”后引伸为估计、估量价格，再引伸为单纯的估量，估计。谳，读作ān，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解为：“悉也，从言音声，乌舍切。”南朝顾野王的《玉篇》释为：“知也。”明代梅膺祚《字汇》注为：“晓也。”不管是悉，还是知、晓，都是知道、熟悉的意思。白居易《忆江南》其一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谳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词里的“谳”，就是熟悉。在普通话语境里分析：估谳，是偏正词，前正后偏；前面的估是重点、中心，后面的谳是辅助、补充。解释为：估计知道、估量熟悉；是估计、猜测之义。

谳（读作ān），在四川方言里，不是历代文字专家注释的悉、知、晓等意思，而是与“估”同义的猜测。比如：我谳，他应该到家了！你谳，我们能取胜吗？四川方言里估谳，不是偏正词，是并列词，估就是谳，谳便是估，通过同义互注、彼此阐释、相辅相成，强调估计、猜测的意思。

估谳，似乎只蜀地口语用到，应该是正宗的四川方言。

懂得起的，按双倍赔。

老憨才不稀奇双倍赔，搞了半天房东纯粹是扯把子（编故事）。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提前看过房子，更不要说租房子了，只是后来看房子可以，地段也合适，就多给了100块钱一个月，把盘子撬了。老板的算盘也打得精，一个月多100块，一年就是1200块，除开赔200块给老憨，也还多挣1000块钱，瓜娃子才不想多挣钱，所以房老板就来了这一手。

老憨拍桌子大骂：“敢撬我的盘子。”他找到那租房子的说，这个房东要不得，瞎子见钱眼睛开，一分钱都要拿胸口去贴（视钱如命），趁早还是不要租他的，不晓哪阵就上了烫灶遭烧。开始说好的租给他，钱都给了又变了，这种人根本就不可交。这个人一听也担心，这一中间搞个啥子名堂出来就遭了，赶紧退包袱不租了，200块定金也不要了。老



憨到处下烂药转那个房东，房东的房子租不出去了，只好跑来下好话：“哥子算了嘛，这个就是钱惹的祸，都是我的错。”这下才晓得蛇是冷的，锅儿是铁倒的了。

撬盘子是最不光彩，最不道德，最讨厌的行为。这种撬盘子还不算，有一种撬盘子更可恶，人家要女朋友耍得好好的，都要说结婚进洞房的话了，侧边的人阴悄悄就来撬盘子，把人家的女朋友撬起跑了。说起撬盘子，美国才是老师傅，新冠疫情来了，啥子朋友通通不认。本来要运往法国的口罩，直接跑到机场去撬盘子，给三四倍的价，比现花（现款），马上运起走。气得法国大骂，连兄弟伙的盘子都要撬，也太不落教了嘛！